寄許京兆孟容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寄許京兆孟容書
作者：柳宗元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573》

宗元再拜五支座前：伏蒙賜書誨諭，微悉重厚，欣踴恍惚，疑若夢寐，捧書叩頭，悸不自定。伏念得罪來五年，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。何則？罪謗交積，群疑當道，誠可怪而畏也。是以兀兀忘行，尤負重憂，殘骸餘魂，百病所集，痞結伏積，不食自飽。或時寒熱，水火互至，內消肌骨，非獨瘴癘為也。忽奉教命，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，欲使膏盲沉沒，復起為人。夫何素望，敢以及此。

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，始奇其能，謂可以共立仁義，裨教化。過不自料，勤勤勉勵，唯以忠正信義為誌，以興堯舜孔子之道，利安元元為務，不知愚陋，不可力強，其素意如此也。末路孤危，阨塞鼈尬，凡事壅隔，很忤貴近，狂疏繆戾，蹈不測之辜，群言沸騰，鬼神交怒。加以素卑賤，暴起領事，人所不信。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，百不一得，一旦快意，更造怨讋。以此大罪之外，詆訶萬端，旁午構扇，盡為敵仇，協心同攻，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。此皆丈人所見，不敢為他人道說。懷不能已，復載簡牘。此人雖萬被誅戮，不足塞責，而豈有償哉？今其黨與，幸獲寬貸，各得善地，無公事〈（一作無分毫事）〉，坐食俸祿，明德至渥也。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，以希望外之澤哉？年少氣銳，不識幾微，不知當否，但欲一心直遂，果陷刑法，皆自所求取得之，又何怪也？

宗元於眾黨人中，罪狀最甚。神理降罰，又不能即死。猶對人言語，求食自活，迷不知恥，日復一日。然亦有大故。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，代為冢嗣。今抱非常之罪，居夷獠之鄉，卑濕昏霧，恐一日填委溝壑，曠墜先緒，以是怛然痛恨，心骨沸熱。煢煢予立，未有子息。荒隅中少士人女子，無與為婚，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，以是嗣續之重，不絕如縷。每當春秋時饗，子立擇奠，顧盼無後繼者，懍懍〈（一作惔惔，一作憟憟）〉然欷歔惴惕，恐此事便已，催心傷骨，若受鋒刃。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。先墓在城南，

無異子弟為主，獨托村鄰。自譴逐來，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，主守者因以益怠。晝夜哀憤，俱便毀傷松柏，芻牧不禁，以成大戾。近世禮重拜掃，今已闕者四年矣。每遇寒食，則北向長號，以首頓地。想田野道路，士女遍滿，皂隸傭丐，皆得上父母丘墓，馬醫夏畦之鬼，無不受子孫追養者。然此已息望，又何以雲哉！城西有數頃田，果樹數百株，多先人手自封植，今已荒穢，恐便斬伐，無復愛惜。家有賜書三千卷，尚在善和裏舊宅，宅今已三易主，書存亡不可知。皆付受所重，常係心腑，然無可為者。立身一敗，萬事瓦裂，身殘家破，為世大僇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，尚置人數中耶！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，洗沐盥漱，動逾歲時，一搔皮膚，塵垢滿爪。誠憂恐悲傷，無所告訴，以至此也。

自古賢人才士，秉誌遵分，被謗議不能自明者，僅以百數。故有無兄盜嫂，娶孤女雲撾婦翁者，然賴當世豪傑，分明辨別，卒光史籍。管仲遇盜，升為功臣；匡章被不孝之名，孟子禮之。今已無古人之實為，而有其詬，猶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。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，劉寬下車，歸牛鄉人。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，非口舌所能勝也。鄭詹束縛於晉，終以無死；鍾儀南音，卒獲返國；叔向囚虜，自期必免；範痤騎危，以生易死；蒯通據鼎耳，為齊上客；張蒼、韓信伏斧鍼，終取將相；鄒陽獄中，以書自活；賈生斥逐，復召宣室；倪寬擯死，後至御史大夫；董仲舒、劉向下獄當誅，為漢儒宗。此皆瑰偉博辨奇壯之士，能自解脫。今以恇怯洪涊，下才末伎，又嬰恐懼痼病，雖欲慷慨攘臂，自同昔人，愈疏闊矣！

賢者不得誌於今，必取貴於後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。宗元近欲務此，然力薄才劣，無異能解，雖欲秉筆觀縷，神誌荒耗，前後遺忘，終不能成章。往時讀書，自以不至抵滯，今皆頑然無復省錄。每讀古人一傳，數紙已後，則再三伸卷，復觀姓氏，旋又廢失。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，復為士列，亦不堪當世用矣！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，垂德於不報之所，但以通家宗祀為念，有可動心者，操之勿失。雖不敢望歸掃塋域，退托先人之廬，以盡餘齒，姑遂少北，益輕瘴疣，就婚娶，求胤嗣，有可付托，即冥然長辭，如得甘寢，無復恨矣！書辭繁委，無以自道，然即文以求其誌，君子固得其肺肝焉。無任懇戀之至。不宣。宗元再拜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